

王曼主编

我的记者生涯





我的记者生涯

王 曼 主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

粤新登字 01 号

我的记者生涯

王 曼 主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0.75 印张 1 插页 200,000 字

1992 年 2 月第 1 版 199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册

ISBN7—218—00786—4 / G · 141

定价 4.50 元

我希望多出几本这样的书（序）

黄文俞

广州有个社团叫做“广州地区老新闻家协会”，人称“老记协”。这个团体成立于1986年，汇聚的是1983年实行干部“四化”时大部分超龄的、干新闻工作三十年以上的老编辑、老记者共145人，此后逐年增加，现已发展到350人了。这批人都是闲不住的人，或者东奔西跑采写新闻，或者夜以继日张罗版面，为了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而不辞劳苦的。一旦从第一线退了下来，而活力还是那么充沛，叫他们在家里“颐养天年”，除少数老病号外，那是言之过早，心有不甘。这就是我说过的“甘于寂寞而又不甘寂寞”的吧。于是产生了“老记协”这个团体。有了这个团体，总要每年做一件两件有益的事；未敢以“壮心不已”自诩，但不无余热可贾之意。今年3月11日，“老记协”发出一封约稿信，为编印《我的记者生涯》一书征稿，吁请我们的老同志为几

十年不平凡的经历留下一个脚印。回应是热烈的，几个月内收到的文稿共 41 篇。作者中有我的良师，有我的益友，有我的“文革”前共事多年的伙伴。他们所写的差不多都是革命战争时期在解放区、在游击区、在国统区以及海外从事新闻工作中最难忘的片断。有所记述，记下的是真人真事；有所抒发，抒发的是真情实感。文字质朴无华，真话无须雕琢。无自我吹嘘之意，更无哗众取宠之心。诚然，所记录的只是那个伟大时代、火热斗争的一鳞一爪，分散来看，当会有零星琐碎之讥。然而那都是一个新闻工作者亲历其境、感触至深的战斗生活，集中起来看，仍足以使人看到历史的轨迹的。最有意义的还在于，把片片断断串连起来，人们就会看到贯穿着的一条红线是：为真理而奋斗的坚贞，对党的事业的忠诚，艰苦奋斗的精神，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的作风。作者们的实录，反映出革命新闻工作者的优良传统，说明他们不愧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的一代。到现在，在我们这里，这一代新闻工作者从第一线退下来的已十之八九，再过两年就全都下来把责任交给新一代。在这样的时际，大家给接班的一代留下几句话，那是不无好处的。

近十年，我们的新闻事业，如同党的其他各种事业那样，都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创新搞活，有着耀目的发展。然而我总怀着一丝隐忧。我总觉得，近几年来，一是新闻队伍，特别是它的骨干出现断层已是客观存在；二是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几度泛滥，党的基本新闻观点、基本的办报方针不同程度地被搅乱，这点不可低估；三是“一切

向钱看”思想对我们队伍的侵蚀，日见严重。如果不早为之计，党的优良传统有削弱甚至丧失的危险。由此言之，我们“老记协”编印这本以透过个人的实践经验宣传党的优良传统的、行业性的、集体的回忆录，如能使读者，特别是年轻的、新入行的新闻工作者读了有所裨益，那么，这本书的目的就算达到了。

我还希望这样的书不仅出一本，还应努力出第二本、第三本以至更多。

1991年10月13日

于广州

目 录

我希望多出几本这样的书 (序) 黄文俞 (1)

这些照片可怎么办? 王 匡 (1)

特异的采访 黄秋耘 (6)

大鹏湾的波涛

——回忆东纵北撤的报道 钟 紫 (12)

淮海战役的日日夜夜 方 斯 (17)

初试锋芒 苏 晨 (24)

南下随军采访追记 王 曼 (31)

风雨如晦的时刻 柳 嘉 (39)

回忆在甘南的日子 陈小江 (43)

从实践中摸索 梁 牧 (51)

走上了游击采访之路 林坚文 马 戎 (55)

迎接黎明的夜行 林文旭 (66)

在粤桂边区《人民报》的岁月 方 力 (71)

击一猛掌之后·····	尤 洪 (82)
狂热的年代·····	林 里 (92)
在《南方日报》的一段不寻常经历·····	丁希凌 (103)
探索报道的深度·····	杜导正 (116)

现场·蹲点·万里路

——一个地方记者的脚印·····	张 琮 (123)
深入海岛采访的乐趣·····	欧阳瑞林 (133)
我怀念的西藏记者生活·····	方 亢 (140)

忘不了的青春年华

——在《中国青年报》创刊前后·····	毛怀坤 (145)
白头记者话交友·····	雷子震 (158)

在烽火连天的年代·····	杜 埃 (165)
风雨桂林城·····	胡希明 (172)
忆较场口事件的斗争·····	梁柯平 (178)
战斗在白区新闻前线	

——回忆《正报》《华商报》广州分社

的斗争·····	林金枫 (192)
这是真格的战斗·····	陈 保 (202)
回头三十七年前·····	陈 凡 (207)
从校对到记者·····	华 嘉 (213)
忆南沙之行·····	黄克夫 (228)
不可磨灭的足迹·····	杨 越 (231)
奇特的办报·····	周 冷 (238)

任重道长

- 回忆在国民党统治区办报的经历 钟 华 (249)
- 未见诸版面的战斗 王修平 (260)
- 我最难忘的两件事 林 铃 (267)
- 海外报业生涯杂忆 吴柳斯 (275)
- 侨报记者的酸苦 陈秋舫 (285)
- 《现实日报》与《公言报》笔战实录 吴 健 (293)
- 文学编辑生涯 秦 牧 (299)
- 熬更守夜四十载 罗 妙 (305)
- 在新闻中发现新闻 周方旸 (313)
- 回忆副刊《晚会》的编辑工作 刘逸生 (318)
- 后记 (332)

这些照片可怎么办？

王 匡

1947年冬，在湖北浠水以东一个叫洗马畈的地方，刘邓司令部摄影组的裴植同志，给我送来一包反映大军南下的照片。这是前线摄影记者经过千辛万苦拍摄下来的，非常值得珍贵。当时，刘邓野战大军执行中央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的战略任务，跃进千里，所向披靡，经过新华社的电讯广播，已是中外皆知，声震遐迩。唯独是这一前所未有的伟大行动，却还没有通过具体图像，加以有力的宣扬。这些照片的获得，就尤其显得难能可贵了。

但是要把照片送发出去，事情并不容易。自从我军进入国民党统治区的大别山以后，蒋军调集了14个整编师33个旅的兵力，向我尾追围堵，切断了我军与华北根据地的交通联系，我们正处于无后方作战的态势之中。交通被阻塞，空中运输没有，当然更没有什么无线电“传真”，新闻照片怎样

递送得出去呢？

当时我们都很为此而焦急，无论行军、宿营都想起这一回事。因为它与新闻电讯不同，新闻电讯好歹在一两天内，就可以通过电台发到新华总社去，图片却没法做到。反之，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将一天天地失去它的“新闻价值”。

大约半个多月过去了。记得是到了同年的12月12日。我奉命随十二纵队回到平汉铁路以西的（长）江汉（水）地区作“战略展开”。这是一次非常急迫、非常迅速的行动。当天，我们前线分社的战友们，从分社社长李普到从总社刚到前线来的陈克寒，说不上几句话就匆匆分手了。我们纵队在敌机狂炸下往铁路靠近，入夜就进入江汉。为了防止敌人的袭击，我们一日一夜之间，连续走了100公里，14日才入村找个地方休息。这时正好大雪纷飞，真可说得是人疲马乏。我和衣而睡，直至天明。到第二天起来，在睡眼朦胧中，我忽然发现这包珍贵的图片，还放在我的马口袋里。“糟了！他们没有把它带走！”原来在纷乱间，谁也记不起它的存在了。尽管我曾想起过，分社的同志随同司令部行动，恢复交通联系的可能性会快些。躺在我的口袋里，恐怕出去的日子更渺茫了。我觉得做了一件蠢事。

江汉部队的任务，一方面作战略展开，建立和扩大解放区；同时吸引、分散敌军主力。因此不停地行军、作战，且作出渡江之势以迷惑敌人。今天一城，明天一镇，进城之后，一天半晚，随即撤离。自到江汉以来，约一个月左右，我们打下了京山、钟祥、随县、天门、潜江、沔阳、应山

……等大小十多个县城，都是快打猛攻，打完就走的。

在如此迫促的时间里，我当然没法考虑到这些新闻照片的处理问题。我只好带着它从这个地区到那个地区，从这个县城到那个县城。这东西不重，压在心上可也不轻。

直到1948年的2月17日，农历年初七，我们的部队打开了距离武汉二三百里的安陆县城。这是个漂亮仗。下午五时半攻城，拂晓结束战斗，我们决定白天在城里歇息一天，傍晚撤出。

我同军区政治部的部分人员，在一个带有肃穆气氛的天主教堂内休息。限于军事纪律，我们对教堂的东西不能乱动，我们大都靠卧在长凳上。教堂内静寂无人，连一个神父或修女的影子也没有。但是，我在一张黑得发光的桌子上，见到整整齐齐地摆着一整套的西洋式的“文房四宝”——钢笔、墨水、信纸、信封以及一大叠的邮票，信封信纸上还印有安陆教堂的名字、地址等几行英文，那整齐的样子，仿佛有位主持人刚在这儿写过信似的。

我望着这些写有英文字信封信纸和流行的邮票，猛然一醒：“我的照片！”我几乎要叫起来了。我想，中国邮政作为一种国家企业，是比较独立、比较有效率的，它会被当作一般邮件而递走；其次，我们今晨入城，今晚撤出，邮局的邮检虽严，也未必注意及此；再其次，也最要紧的，是教堂的英文信封，国民党军对外国人是恭之敬之唯恐不及的，他们怎敢去拆查？还有一点，不幸而被拆查出来的话，那又怎么样呢？这无非是新闻图片罢了。

于是我拿了一个大号的信封，把照片包得好好的，决定投邮。

但是，问题又来了。寄往哪里？寄给谁？

我记起了正在香港工作的林默涵同志。和平谈判时，我在南京梅园新村中共办事处时，知道他由重庆到了上海，和谈破裂，听说他由上海到了香港，在办党领导的报纸——《华商报》。于是我在信皮上用英文写上“MR.M.H.LIN, HWA SHIANG PAO, HONG KONG”。中文只写上“林默涵先生”几个字，其他什么也没有写。在信内，我写了个条子，大意是说，这是刘邓大军跃进中原的照片，是前线摄影记者所摄，内容写在照片后面，收到后请速在报刊上发表，以广宣传。为了好让他知道是从我这儿寄出的，还请写上投寄者的名字。

把信封好，贴上加倍的邮票（我向人打听过一封平信的邮价），便到街上找邮局。也巧，就距教堂不远的地方，竖着一个大半个人高的邮筒，我小心翼翼地把信投了进去。“去吧！祝你一路平安！”这时大家正进晚餐，先头部队开始出城了。很难形容我这阵子的愉快心情，我觉得放下了一副“千斤担”，全身轻松了许多；我认为我做了一个新闻记者应做的事。我默祝它会被送到香港去转而远播全球。凭我对邮政这一公共企业的特点的认识，我是有信心的。凭着收信人的政治敏感，和他对编辑工作的丰富经验，只要它能安全到达（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交通情况很坏），我想一定会被处理得好的。

解放战争的胜利，来得比想像的快，全国解放了。1950年或1951年，我在北京见到默涵同志。当然，少不了要问起这回事。但是我刚一提问，他便说：“怎么？你没有看到吗？我们都发表了！”这真叫我心花怒放！我告诉他，我们在前线怎样会看到香港的报刊？

他又说：“我们收到这些照片，简直如获至宝！我当即告诉章汉夫，他也非常高兴！我那时在办《群众》（不是《华商报》），不过两个报都在一起。所以还是可以收到。这些照片，很引人注目，人们都不知道是怎么来的，我们还舍不得一次把它刊完呢。”

这番经过，使我感触很深。做个前线记者，写条消息，拍张照片，……该是多少人努力的结果！

特异的采访

黄秋耘

作为新闻记者，我倒是科班出身的，早在 1941 年夏季就在由新闻界老前辈郭步陶先生担任院长的中国新闻学院毕业，这间学院有不少名师，范长江、羊枣等都在那里任过教。其实当时我的真正职务是八路军驻港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专门干地下工作。

我在中国新闻学院毕业以后，就到《青年知识》杂志社工作，这是一家由进步商人吴达人先生出资创办的“同人刊物”，实际上是由香港地下党和八路军驻港办事处领导的，编辑方针、用人行政都由办事处的副主任连贯同志掌握。主编是国际问题专家张铁生同志，我是由办事处派遣去协助他干具体编辑工作的，有时还传达连贯同志的一些口头指示。除编辑工作外，还要采写一些特写、通讯之类。当时有不少话剧在上演，其中由凤子担任女主角的《雾重庆》很受观众

欢迎，连续上演了好几场，场场满座。我写过一篇关于《雾重庆》的报道，想不到我的记者生涯却是从娱乐圈开始的。《青年知识》是一个综合性刊物，以政论、国际形势分析、新名词词典、青年修养、人生观讲话……等为其主要内容。关于话剧的报道，只能算是“小菜一碟”，刊载在最后几页上面，聊作“补白”之用。

太平洋战争是1941年12月8日凌晨爆发的，杂志当然办不下去了，我也立即回到本职工作上去，全力干地下工作：例如秘密营救留港的进步文化人和民主人士脱险，搜寻英军投降前埋藏在地下的轻武器，抢购西药和通讯器材等等。这些都与新闻工作无关，不必赘述。

1942年4月，我奉命护送科学家高士其同志离开沦陷后的香港，取道三水、芦苞回到广东省战时省会韶关，跟地下党设立在韶关的联络处负责人乔冠华同志取得联系。乔冠华当时的公开职务是第七战区长官司令部的上校参议，虽然中共广东省委已经遭到破坏，领导人张文彬、廖承志、涂振农等都先后被捕入狱，粤北和西江的地下党组织停止活动。但乔冠华和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李克农同志还保持着一定的联系，掌握一些情况。他安排我打进第七战区长官司令部编纂委员会担任中校军官，主编供七战区战斗部队官兵阅读的《阵中文汇》，该刊的主要内容是军事知识，也刊载国内外战局分析和军事题材的短篇文学作品。我总算是科班出身的，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处理这一类稿件还算得心应手。军事知识一栏，我译载美国新闻处提供的“单兵作战教材”，对新

式武器的使用和保养维修等都介绍得非常详尽，还附有图解，文字也简单明瞭，我自己就能够翻译出来。可惜当时七战区的战斗部队并没有多少美式装备。不过，国产轻武器的结构虽然略有不同，这些知识还是用得着的，至少可供参考。

除了编辑业务外，有时我还到外边采访。记得有一次，我采访过一家由师管区管辖、设立在坪石镇的伤兵医院，发现那家医院在管理上腐败不堪，不但缺医少药，连每天一斤半（即 0.75 公斤）的糙米军粮也被官长们克扣过半，副食只有菜叶和南瓜熬煮成的菜羹，食油每月只有四两（即 0.25 公斤），被克扣一半。医院里只有两三间放着床铺的病房，供连、排级军官使用。一般伤兵身上捆着绷带，头上缠着纱布，由于长期没有洗换，全都变成了灰黑色，他们横七竖八地躺在只铺着点干禾草的泥地上，伤势稍轻一点的就靠着墙根坐着，哎哟哎哟地呻吟。伤兵被关在这种比监狱的条件好不了多少的“医院”里，连饭也吃不饱，治愈率很低，死亡率却很高。我佩戴着黄边的校官胸章，戎装佩剑，腰间还掖着手枪，采访倒进行得很顺利，没有人胆敢拦阻和干预，我可以随意跟伤病官兵和医护人员对话，了解到真实的情况，当时一般新闻记者是绝对不准许进入这些“军事禁区”的。所以这些腐败现象都被严密封锁，外间不得而知。这篇写伤兵医院的通讯在《阵中文汇》发表后不久，舆论哗然，师管区的主管更是异常震惊，生怕上级会查究惩办。《阵中文汇》是第七战区长官司令部创办的刊物，中校军阶的记者